

呂晚村先生文集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六

論辨 記 題跋

賈誼論

明君之於賢臣也或身用之或留於其子孫用之皆用也於其言也亦然或身行之或留於其子孫行之皆行也故或用其身而行其言或不用其身而行其言或身與言俱不用而亦用此明君用臣之心與謀子孫之道也漢興至孝文帝天下殷強海內充溢舉朝訢訢謂將成三代之治矣而賈誼以洛陽儒素年不及強仕位不及卿相抵掌闕下陳痛哭之言上危

亡之語天子慨然歎爲不及非其才之明而策之當
而能傾動英主若此乎然而言不盡行出就長沙身
終于梁傅則又何也於是言者曰誼初進言以疎賤
之人計貴戚之事過於切直是以不得志此其說非
知誼者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
孫當有道之世而用無道之術是重誣其君也挾諛
佞之智而欲行王伯之道是自欺其學也倫合苟容
沒結權貴以求得志及其得志而後圖之是背本而
賊義也此數者一介自愛之士所不爲而謂賈生爲
之乎故曰此非知誼之言也言者又曰漢室素輕儒

術道不同故終不見用嗚呼是身知夫明君用臣之
必與謀子孫之道哉文帝之時其左右朝廷決天下
之大計者皆與高祖披荊斬棘共起山澤者也否則
皆先朝所擢之岩穴而用之廊廟者也其出就侯國
者皆天子之叔伯兄弟也否則皆功臣之後也一旦
以少年布衣加于老成貴介之上而且欲裁抑勲舊
損削侯王大或至于名亂小亦必至於讒沮是不得
用臣之福而先受臣之禍欲行其言而并不得保其
身也是故出以老其才靜以俟其用計絳灌諸臣衰
退之年當賈生強邁之日於是舉而授之此所謂明

君用臣之心也且賈生諸奏其大者在乎封建其言至善也其策至當也其憂慮至忠也而文帝遲之又久卒不及舉行者何也蓋其時淮南濟北諸王雖間有舉動旋就夷亡其他大國猶拱手受詔未有異謀苟卽分更其制則必皆奮臂而起於是動兵勞民以大傷百姓此文帝之所不忍也假已之名以予人聚民之怨以歸已此文帝之所不欲也文帝曰吾不若及其治而後行之此則久安長治之業耳其後謀削諸侯而七國果造亂矣七國旣平而主父偃等果遂能行其策矣終漢之世無侯國之變者偃之謀也偃

之謀文帝之謀也文帝之謀賈生之謀也而賈生之言固已行矣此所謂謀子孫之道也雖然使賈生不卽死而絳灌衰則必見用於文帝之世使文帝不卽崩而七國亡則亦必身用賈生之言然而不能則命也乃世儒不察猥以不遇之言短賈生而罪文帝且士之欲得於君也將取卿相之尊用其身而已乎抑欲行其言也如欲用其身而已則後世之君養無益之臣知而不言言而不當以及於敗亡者胡可勝計也如欲行其言也則賈生又何嘗不遇哉

元祐三黨論

漢以上無黨自漢而晉而唐而宋以來代有黨漢晉
唐宋之盛也無黨而其敗而亡也代有黨天下於是
乎罪黨黨之爲禍也烈矣哉然自漢而晉而唐而宋
以來宦侍者非黨而氣節黨跋扈者非黨而清流黨
傾險者非黨而正直黨其所謂黨人者類皆吾之所
欣慕者也其以黨之名加人者類皆吾之所疾惡者
也天下而罪黨將罪其所謂黨人者乎抑罪其以黨
之名加人者乎故曰黨也者小人中君子以危國家
之名也夫君子與小人其不並立也若陰陽然此長

則彼消爾生則我死故古之聖人不減於羣陰壯盛之時而戒於一陰初生之候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姤之初遯之二聖人皆有危慮焉明乎小人之退不盡其道必至于否剝窮陰而後已故君子小人競進則君子必日疎小人必日密其始也君子以小人攻小人幸而勝所用之小人轉而攻君子幸而不勝則又以君子攻君子至以君子攻君子而君子無不退小人無不進矣然所謂君子者或爲累朝之所顧命或爲人主之所深知或爲朝野之所倚重卽攻之未必退退之未必盡也小人曰吾中之以黨

名則雖累朝之顧命而不足恃雖人主之深知而不能留雖朝野之倚重而不敢救於是乎黨之爲禍蓋浸滯流漫而不可止君子於此成不朽國家以此成敗亡吁可畏哉熙豐之間王呂之黨茅彙而進海宇洵湧莫不決齒而甘心焉而熙豐無黨名哲宗之初聖母在上羣賢在下始之以司馬繼之以呂范其經筵則程氏之道德也其文翰則蘇氏之文章也其輔相則劉王之政事也此數公者其於君子小人何居也然而元祐名黨矣嗚呼黨之爲黨果何如哉蓋熙豐諸人閎鬱于下怨入肝髓日窺伺間隙以求得志

於是陽附於君子之門而陰構夫黨錮之禍洛朔蜀之名成而熙豐之黨進矣或曰三黨之名蓋諸君互相訾擊而成也於熙豐何有焉吾嘗讀程蘇之書矣其議不合非無黑白之迹是非之分也然究未嘗以黨相目且諸君子不以黨加於熙豐之間而以黨加於垂簾之際一何惑也若曰轉三黨者爲之也此正熙豐諸人所謂陽附而陰構者矣張商英之在元祐也上詩求進諛佞無恥而紹聖之乞毀碑者商英也周秩之爲博士也親定謚號自附正人而紹聖之乞斲棺鞭尸者秩也子瞻之黜英州也全臺劾其先是

制詞多訕謗語范公曰言者皆當時御史何不卽納忠而今乃奏耶由是觀之紹符之黨人元祐之黨人也元祐之黨人熙豐之黨人也洛朔蜀諸公又何與焉然則此數公者皆無可議者乎曰此則有辨伊川先生之於宋也猶其有秦宗兩曜也登高者望之以爲表處闇者依之以爲明萬古長夜望之以爲昏旦若蘇氏兄弟特文章之雄耳楊康國之言曰其學爲儀秦其文爲縱橫捭闔無安靜理用之又一安石也此可謂知蘇者矣夫使荆公當日無神宗之遇備位制誥中若疏劄騁文辭更不幸遷徙炎荒窮海之鄉

鬱鬱不得志以其所欲爲立言以垂不朽後世讀其書慕其爲人如見伊呂焉不知其敗壞滅裂如今日也而且相與歎其不見用使三代帝王之治不復見於後世豈不重哉故荆公不幸而見用於神宗而首惡於熙豐子瞻幸而不見用於神宗而垂美於元祐而要之爲內翰則有餘爲宰相則不足子瞻之與荆公一也不然王雱欲斬韓富之頭以行新法荆公悚然曰女誤矣荆公以異己之敵猶知韓富之不可非子瞻以同類之賢而不知伊川之不可毀以此乘時在位其於進賢退不肖何如也范公九年之奏曰當

時臺諫如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等皆素服頤之經術故不知者指爲頤黨則洛之與朔固未嘗有訾擊之事又安得有分黨之名哉惟蘇氏以歌哭輩素之瓌節開過於伊川之門使熙豐諸小人得乘其間而散入於其中出其蟲鼠之技轉相掎擊以黨之名中洛朔而卽以黨之名中蜀以成紹符建中之禍而子瞻不知也古人有言朔自守之兵也洛應敵之兵也蜀侵隣之兵也由是言之其開關而揖盜者非蘇氏也哉然以蘇氏爲非君子也則又不可夫蘇氏特其學未醇耳其才剛毅明決風生而嶽立竄逐窮荒而愛

君忠國之思百折而不可磨滅豈若後世齷齪細儒
干依正類操戈矛於堂弄雲雨於手其智出熙豐下
哉且熙豐諸人變幻百出以搆君子流其身籍其家
追奪其爵號羅織其子孫其得計殊甚也然腐儒穉
子讀數寸之史輒唾詈而恚恨之不置而程之道德
蘇之文章王劉之政事長存天地間者因黨名而益
著黨顧何累於君子哉且使天下之爲經筵者至於
程爲內翰者至於蘇爲輔相者至於王劉諸子而曰
黨人也然則人主將日求黨人而師之友之臣之之
不暇而又何罪焉故曰元祐非黨也豈惟元祐自漢

而晉而唐而宋以來之所謂黨者皆非黨也然則無
黨者乎曰否以黨之名加人中君子以危國家者皆
黨也

答谷宗師論曆志

蒙發天文志已細細同陳生較訂訖謹如限繳進第
中有不得不言者蓋天文一志歷代皆有定說大略
相承加多加密而不大相遠凡一代曆法進退損益
及擢緯占驗之原皆從此出不可不慎也先朝官駁
限度積分俱集前代大成未嘗創改迨至懷宗時始
有西曆一書然未經會通中曆確有定論頒布海宇
則此書在先朝尚爲未定之書但可資其議論以究
天學異同若以爲明天文志如是則是從洪永以至
熹廟其時皆無天文也其時之所謂天文皆非志今

所發天文志大約撮取遠西曆書中一二種雜以鄭
端簡天文述摺湊成書與先朝原法踰遠夫所謂一
代之史之志必使後人據書握策可以求此朝之成
法可以求此朝成法之疎密是非可以求此朝政令
徵驗得失之故今乃盡去舊法而但取末年未定西
域一國之書以爲一代天文如其爲作者荒瞽之
責小天下後世執此以誣先朝之法其罪安歸乎故
某前謂曆法一志必須細細推算種種脗合又須博
徵故實章疏考訂明確方可操縱成文誠不敢抄撮
急就以塞一時之責也今將此志中難解者一一粘

出共計粘票八十二紙其票粘未盡者細陳左幅惟
師臺裁正

辨經宿

三垣二十八宿各有所屬之星星有定數數有定位
歷代以來中國相傳不易其從北極分十二辰次以
定赤道限度亦歷代相傳不易從未有以辰次割裂
星宿者也故凡天文志中分列經星所以爲觀占推
驗之用自宜逐垣逐宿逐座交還完確今但取西人
分宮表度編作星經或一座而割裂於兩宮或一座
而割裂於數宮本宿忽失數星他宮忽多數星令觀

者茫無覓處此雖明於經緯者尚費查考遺之後人
竟成夢話矣不寧唯是并於西人之說又多紕繆如
今所稟粘者正復不少以此爲志何以示後世以觀
占推驗之實乎

辨黃道極

北辰爲天之樞萬古不易日行爲七政之紐歲歲不
常究其細微蓋緣日積而成歲刻積而成日則是不
常者刻刻有之分分秒秒有之也其六十六年八閏
月而退一度固顯然可見者矣惟其不定如此前聖
賢於帶天之絃處立爲一定之所強名之曰赤道分

天爲十二宮以爲日行不定者立法宮者日月星辰
之辰是也是出萬古一定之度列萬古一定之宮不
可移易者也故聖人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居者日
日如此居共者日日如此共惟其不易也而後於其
不常者立法求之不常者有常可求焉於是月之出
入於黃道者遠不踰六度亦猶日之出入於赤道者
遠不踰二十三度九十分三十秒也月一歲十三轉
有奇又白道斜正上下遲速不常踰甚因黃道不常
之常者求白道斜正上下遲速不常踰甚者亦有常
可求矣五星之出入上下遲速進退於黃道者別有

多端之不常一一皆以日爲主則姑且弗論若是乎
不常之可求如此豈非以黃道乎黃道不常何以可
求豈非以一定之赤道一定之宮辰乎赤道宮辰何
以可求豈非以萬古不易之樞尊而無對之北辰乎
北極之於赤道其重如此如曰黃道自有極七政藉
之運行則此北極者離所謂黃極也者二十三度有
奇而時時刻刻分分秒秒拱黃極而流轉與衆星同
拱黃極也然此黃極者二萬四千三百五十年餘則
成一黃極小規矣小規之徑以前人之度度之蓋長
四十七度八十分六十秒云黃極則背負小規所負

之規亦分三百六十度亦六七十年而移一度且漫
言時時刻刻分分秒秒而漸移也且漫言二萬四千
三百五十年餘而移一大周天也夫人拱而向之注
目而認之定爲黃極矣但見黃極也者亦爲北辰一
日一周而成一小規云徑之長以前人之度度之蓋
四十七度八十分六十秒云虛空難以定其極置爲
黃極渾儀規而觀之北極蓋去黃極二十三度有奇
云北辰蓋一日一周黃極云北極蓋二萬四千三百
五十年餘而一大周黃極云北辰時時刻刻分分秒
秒而漸移於黃極云北辰者且不安其居拱黃極之

不服而何服受衆星之共云伏而思之鳥火虛昴取
象於蒼龍玄武白虎朱雀以定四方四方定矣宮辰
分焉列宿序焉後世宗焉曆法密焉皆恃有極焉以
爲之主也極者不移之謂也非時時刻刻漸移之謂
也居者不移移者不居居與移兩無所定衆星亦無
從而共矣二十八宿距星可擴不可踰一十二辰位
次有方難可改將舉而名之曰東玄武西朱雀南青
龍北白虎愚氓未之能信也學者眼眶不大止見得
目前四千餘年內之事未能了夫二萬四千三百五
十年餘之事然約略言之或不大異耳竊謂誣天之

行莫可憑於一時誣明之史難取信於百世關係甚鉅是以冒昧唐突知犯忌諱而不敢默默也

辨瑞星

老人星去極一百四十三度四十三分去南極三十九度一十九分五十秒在順天北極出地四十度之處南極入地亦四十度老人星常隱不見此係經星恒度非若七政錯行彗孛含譽等隱見不常者也然則永樂四年二月庚辰旦老人旦見及累朝數見者恐未足信後世之識者也若在順天而見則必歲歲同之何以他年不見也蓋老人星在南極入地三十

六度之處見之頗難且見丙未幾而日出星隱矣夕見丁卽淪入地中不見矣故謂之瑞蓋在千餘年前三十六度之地今歲差漸移卽北極出地三十六度之處未旦而先見夕見而不卽沒矣如今日浙中北極出地三十度有奇之處冬春之交夕見數月夏秋之交晨見數月不足爲奇也

辨七政

天地之理有逆斯有順

上九字原蒙另書格外疑可刪去

文曜麗乎

天其動者七是爲七政七政右迴者逆數也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之爲數也逆易日月也陽變陰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
太極易也其用爲二五二五者七政也以故七政皆
主逆洪武十年春太祖與羣臣論日月五星之行翰
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
旋之說對上曰天左日月五星皆右朕自起兵以來
與善推步者仰觀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清氣肅指
一宿主爲太陰居其西相去一丈許盡夜則太陰漸
過而東矣爾等不明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然七政皆主日日率正則諸率皆正日大明陽之精
光太陰承光夜明五緯因之而有遲疾留行順逆焉

七政惟日有光一天威柄不下移也月星皆無光賤陰也依日以爲光藉天子寵命以出政於四方也向日則昭明背則魄伏示順逆也近日則光盡上不可偏也日麗天而列曜息陰不當陽也當陽則人主憂日所行曰黃道黃道無定體因其所行強名也南北二極之中各九十一度三一四三七五是爲赤道赤道定位也亦強名也赤道定而後黃道之無定者亦有定焉月所行曰白道白道出入於黃道內外亦猶黃道之出入於赤道強名以求定也黃道相距最遠者二十三度九十分三十秒冬至夏至日所在也黃

白相距最遠者六度日行舒月行速當其同度是爲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是爲弦相與爲衝分天立中是爲望以速及舒光盡魄伏是爲晦月循黃道內外而東近北入黃道內曰陰曆近南而出黃道外曰陽曆陰陽體相遇爲會會於黃白相結爲交而食生焉故曰交食日君象也下有失德應合於天而適相值理數叅也日食陽不勝陰也月食陰不避陽也月食行入闇虛異地見同故無時差日爲月所掩其時刻分秒九服見殊時差立矣日輪大月輪小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在下小掩大近掩遠故日食旣時

周園光溢出如金環也日月變色失光芒彗角鬪盪
小戴爪耳足如人搖墮並見出非所王者惡之五緯
水火金木土日用五府之精光也五緯各自有其道
出入於黃道內外故亦因黃道求之太陰因日爲望
晦而不因日爲遲疾五緯不因日爲盈虧而因日有
遲疾順逆也近日而疾遠而遲伏後而疾而遲而留
行皆順留而退而又留行皆逆留而復順行而遲而
疾而伏而爲一周合後見於東曰晨段見西曰夕段
北齊張子■悟有盈縮之變而加減常率以求其逐
日之躔頗親密矣水行最速一瀉千里金行世如流

泉三月改火木歲一凋落土博厚不遷故金水附日
歲一周天火二歲木一紀土二十八歲一周天土名
填讀如鎮以靜爲體讀如田其用填塞也木八十三
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三
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雖依日
然金八年而合於日者五水四十六年而合於日者
一百四十五七政自下上一月二水三金四日五火
六木七土金火近日略同然金仰得光而返景火俯
得光而順施故火之效爲尤著土最高月最下皆遠
日非濕卽冷木居土寒火熱間氣和平以故祥歸木

災歸火也五星行列宿視所好惡遇所好則所惡反
之凡五星起怒芒角拔劍反羽凌鬪貫環蝕吞戴勾
已同光牝牡晝見經天七寸以內犯列舍星宿各以
其所臨爲占正德二年五官監候楊源疏言熒惑入
太微帝座前東西往來不一宜思患預防時劉瑾亂
政輒矯旨殺戊之嘉靖三年光祿少卿樂護上言正
月五星以次聚室太陽臨近隱伏不見天象暗聚流
氣降精占曰五星聚是爲改易有德受慶子孫蕃昌
無德失國家百姓流亡陛下初承大統五星適聚可
不益脩聖德以承此大慶乎崇禎初日食不合詔議

之海鹵法謂太陰朏朏之故一因赤道上之黃道升降不齊凡月離正降六宮則朔後疾見斜降六宮則朔後遲見離正升六宮則晦前遲隱斜升六宮則晦前疾隱一因白道距黃道之南北在北卽入地後黃道疾見在南則入地先黃道遲見一因月視行度之遲疾視行爲遲段則朔後見月遲爲疾段則朔後見月疾至若五緯異行各有贏縮加減凡星在歲行規極遠之所必合於太陽其行爲順而疾體見小在歲行規極近之所其行爲逆而疾體見大若土木火三星行逆則衝太陽金水二星行逆必夕伏而合行順

必晨伏而合其各星之順行而轉逆逆行而轉順之
兩中界爲留留者非星不行乃際於極遲行之所也
各星見伏之限以地平障蔽日光晨昏光之久暫不
等星■時刻又自不等故一以地平爲主大約星在
黃道南則度多在北則度少矣統論見伏之因一以
太陽下於地平一以星在緯之南北一以極出地高
下一以黃道升降斜正不第以太陽距度爲定也其
論頗細曠與中法略殊考正曆善詳之

辨分野

乾坤交而變化生變化生而調御出帝王俯仰之功

所以勤庶續以承休光猶痾蟬之於肢體百絡縷分
一歸於心故手足不相覺而脩救至傳曰四方有敗
必先知之蓋有其道矣周禮保章氏辨九土封域各
有分星以觀妖祥戰國時臯唐甘石諸家主十二州
兼斗秉以察穢應漢志分次具詳之又有費直說周
易蔡邕月令章頗不同若陳卓張衡京房譙周等更
言所入宿度又加異矣唐貞觀中李淳風撰法象志
始以唐州縣配之而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
兩戒北戒負地絡之陰以限戎狄爲胡門南戒負地
絡之陽以限蠻夷爲越門河源自北紀與地絡會行

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與地絡會行謂之南河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雲漢自坤艮北斗自乾巽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爲負海之國在陽者四爲四戰之國其說最精密云夫天之列舍盡於二十又八而地之周徑以億萬計其於中國十二州次不啻數十億而一也然王者盡以配我疆域候符咎如景響答焉豈列宿之所臨主盡是耶上下中和清淑之氣於是焉聚是爲天地之心所長存也其區隅遠縹皆有仰觀之法若回回遠西諸國亦能言象度以測運緯

雖名號不同星躔分次亦列十二宮以爲準至星位
離合則與諸夏特殊若斗杓則易爲熊尾南門則分
爲馬尾及腹敗白則破爲火鳥等牽聯截割非中國
之舊皆荒茫不可辨彼土用以占步亦復有信矣然
則氣數之所通感統之至大且尊析之至雖甚纖細
莫不具天地往來消息之故故自天子公卿大夫士
庶人及遠夷血氣之屬皆當知戒謹修德業以答天
意焉而其爲大且尊者固有常主哉若夫海宇裂王
畛域數分一象則共占共占而各驗此又天道之遠
錯綜互變非智術所能窺測也洪武十七年大明清

類天文分野書成凡二十四卷詔賜秦晉燕周楚齊
六國大抵欽天監十二分野分配州郡與唐志稍異
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曆數與歲差爲遷
徙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
數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改隸雖不同但據山河
以分爾晉天文志十二次始角亢以東方蒼龍精首
也唐始女虛危以十二支困敦首也其以斗牛爲星
分之首者日月星起於斗宿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
紀星故曰星紀則星紀爲十二次之首而斗牛又二
十八舍之首也太祖應運肇基而南京應天爲星紀

斗建之分與三統之正相協數千年間帝王之運適符於今豈偶然哉

辨象占

天人上下一氣之屬其理與數不相間政變於下則上應象變於上則下應吉凶倚伏互相爲根自然之符也然天文應異及日月薄蝕緯星犯守鬪合諸異曆家皆有恒法求之雖密合親疎法人人殊皆可以推步得焉故崇禎戊寅熒惑守心西海曆家言五緯各有常行當其留不以堯舜而避當其退不以桀紂而延以故守心非災豈古所稱天象變占感召之理

皆非與古大順之世王者恐懼修省兢兢於天命之不易而其時薄蝕凌犯之事少當衰亂怠棄則益多代不喪也譬之陽燧取火方請取水易鏡求之則不應抑又何歟明高皇久行間熟知乾緯及卽位徵集諸言天家至京師議法象搜抉往牒并華夏海夷之術今古畧綜至於省灾禳戒符瑞敬天勤民尤不敢忽焉故其訓戒諸王及飭諭羣將皆非疇人異士所能測列宗相傳明時觀變凡以謹天命察幾宜咎謝以撫人事代無差貸也嗣及中葉象緯之學闕如保章馮相守成法而不知變欲以形先察微脩救曆數

以輔成至治難矣懷宗初年慨然欲政治之特命開局於京師兼收中外諸法將會歸以垂鴻摹會國變未成也今考恒星雲漢經緯之次七曜運行儀測分躔歷會之道載在靈臺行於朝野者采著成篇雖術法繁移其於一朝得失之故不可誣已若夫象曜陰陽之異星精犯合流隕之占其理與政事俯仰雖推布有常度而災害在國君大臣夫月毀於天而魚腦減於水東風至而酒湛溢陰陽迭感之故災豈無意哉故時數會則氣滋氣滋則幾兆幾兆則象懸於上事形於下天下不知其所以然而適相值是爲主德

主德所及運會生焉是爲天道天道者大人之精符
王事得失之先著大防也知之脩懼謂之聖人其義
固有出於曆數推步之先者與用備載簡冊以昭鑒
戒通三五焉

友硯堂記

予幼嗜研石所畜不下二三十枚其佳者纔四五耳憶甲申與從子亮功游杭見一青花紫石兩人爭出直買之互增其數至過所索賈反詭不售歸相咎者數日子卒以厚直得之亟呼良工趙三君斲爲宋欵抱臥累月不厭其癖可笑率如此時交游皆浮薄所謂社盟名士習知不過八股寫八股之研不過市間石片鑿水池或更於旁穿穴納線絡頸下入試一枚可值二十許錢極矣見予所嗜研輒怪而非笑之予研大率得之骨董肆中及山人門客之以骨董謁者

初嗜古繼嗜奇最後乃嗜端石每嗜必受骨董之詐故畜多而佳者少然因欺而盡得其理故歷之久而解識益進若朋友淵源贈受之道則曾未之及也遭亂竄跡山水其佳者不忍舍則托之村友村友死於兵研盞散失不可問戊子以後歸理筆札則亦買市中石片磨墨故友孫子度過而悲之贈以翁槽小端硯予自此復有研初予之交子度也亦以盟社集崇福禪院獨予兩人坐大殿出所作詩相質子度攜新得澄泥研及程孟陽畫冊玩語竟日社人皆笑子度手予詩卷題曰吾兩人當爲世外交詩文其餘事耳

宅日復示書曰吾輩今日無可爲惟讀書力學事事
當登峰造極定不落古人後自此俱不復與社人通
嗟乎子度吾真友研吾真研也辛卯子度死予益落
魄不自振巳亥遇餘姚黃晦木童時曾識之季臣兄
坐上拜之東寺僧寮蓋十八年矣當崇禎間晦木兄
弟三人以忠端公後又皆負奇博學東林前輩皆加
敬禮所與游者負重名如梅珏三劉伯宗沈崑銅吳
次尾沈君生陸文虎萬履安王玄趾魏子一者離離
不數人天下咸慕重之一二新進名士欲游其門不
可得至有被謾罵去者旣亂諸子皆亡落略盡而晦

木氣浩岸如故後起不知淵源習俗變壞益畏遠之
然晦木固不能一日無友者左右前後顧則索然齋
矣於是得予則喜甚曰是可爲吾友晦木求友之急
至此蓋可悲矣晦木性亦嗜研時端州適開水坑同
邑有官於粵者予從購石十餘枚與晦木品其高下
晦木又喜以爲有同好也謂予曰予兄及弟子所知
也有鄴高且中者此非天下之友而予兄弟之友也
戊子遂與且中來其秋太沖先生亦以晦木言會予
於孤山晦木且中曰何如太沖曰斯可矣予謝不敢
爲友固命之因各以研贈予從予嗜也其研有出自

梅朗三陸文虎萬履安者其人雖已古然繇三子之
交而追之或冥漠所不拒孟子所謂友天下之士爲
未足者非耶予又自幸其友之足尚也因以友研名
吾堂同邑吳孟舉見而喜之孟舉新獲研出自黃澤
望遂以見贈澤望固予所慕而孟舉又友之宜進者
亦受而登諸堂吾友與研於是乎盛矣或曰子之友
盡此乎予曰非也或不能得研或有研而不必取又
烏乎盡然則子之名堂也得毋重研而輕友乎曰否
予之研固不盡此也研雖良非良友不以登吾堂吾
友良雖無研亦不敢不登也

八角研

餘姚黃太沖名宗義所贈也研八角而不勺角當四正體狹長兩旁角濶頰又狹於下背作屈角三足有銘卽用六朝回文舊語而中刻耶蘇三角丁圓文其質則歛之龍尾也太沖詩云一硯龍尾從西士傳之則三傳之我燕臺瀕洞風塵中留之文虎亦姑且十年流轉歸雪交治亂存亡淚堪把未幾失去又十一年而復得之遂以見贈

紅雲硯

餘姚黃晦木宗炎所贈也石青紫而有紅文若覆雲

者故名晦木以黃金屈卮一銀幾兩得之其製濶邊
小槽晦木亂後物皆散盡惟此硯厯存出入必偕其
第三子百世尚未婚晦木云吾將以此硯聘佳婦已
見予嗜硯卽以畀予而晦木子適爲子姪晦木因作
紅雲硯詩以贈詩曰幼不學問多拘惑購石斲硯勞
心力南唐沉泥宋龍尾洮河鼉陽誇耳食西園磊磊
成石林豈顧寒厨炊煙息磨礮旣久美惡判寶硯無
如端谿善端必下崑之子石天生硯材千古擅搜奇
弋詭又十百最上絕倫有雙硯飢寒剔剝患難逼干
戈死喪頻鍛鍊衰翁煢煢止一身更無他物樂晨昏

願言雙硯盟，偕老相隨松。城縈蔓草太，兒疆倒小兒。
號去兵去食，甘立稿又割。片石易握粟，單輪隻翼生。
趣少尚擬守，此度餘年夜。雨慘澹孤燈，前剗心鏘腸。
鬼莫知淚落，硯池生寒泉。憶我弱冠授室，初細君弄。
物黃金觚奪來易，此一片石墨華。瓏粲香披敷，三十
年來惡夢長。石與子兮共理光，馬隊講肆固不宜。趙
璧塵旣豈相當，我今屏息對奴隸。頑石止堪補泥牆，
語溪呂子開世才。刃鋒凜凜辟氛埃，義理深究紫陽
旨。經綸自喜管樂比，健翮負天卑。鳧雁窮老如子何，
益子三生九死敦。夙好縮衣節食，佐行李。文人屋好

并愛鳥且愛頭石過璠璣子曾戲言效米氏欲以研
易小樓居子直笑領不爲怪天壤何人識此迂吾兒
二十尚未婚覩焉爲父徒歛歔子能相之曬黃外衣
子之衣廬子廬吾思報子貧無術形影相隨止片石
贈君兼作紅雲歌紅雲灼灼臨清波温如處子艷如
荷稜稜丰采藏柔和鈔經箋傳闢邪說斧鉞亂賊誅
么麼

鳳池研

鄞高且中斗魁所贈且中有研二皆萬履安所與其
一爲澄泥唐槽履安遊於杭得此研卽馳書且中曰

近得張伯雨研圓體三足其池作鳳形盤其尾轉與
味相及刻句曲外史印文曰貞居背有銘曰交文明
考文德舒九苞輝翰墨字環書作小篆蓋奇物也伯
雨雖元人其高致亦可尚友也

肩槽小硯

同邑孫子度爽贈予淡青端石杭人趙三所琢高三
寸廣一寸九分

貞硯

同邑吳孟舉之振見贈癸卯春夏予與太沖旦中坐
水生草堂與孟舉自牧諸子倡和甚樂忽得晦木書

云澤望病劇以此硯及石田衡山畫售爲藥價太沖
且中踉蹌東去澤望竟不起此物遂歸孟舉憶予年
十四見澤望于東寺氣象偉然與子度坐禪榻論司
馬溫公集予側聆之不敢問難近得遊太沖晦木間
謂且暮見之不意遂死今得此硯如見其面豐然其
目修然其聲琤然又足感也研嘗爲嶺南梁稷非馨
所購天然石樸而滿黃臙中穿蟲蛀開頤以磨墨予
改爲肖研初高二寸許破其半作唐槽歸之太沖爲
黃氏續鈔研

山高月小硯

同邑吳自牧爾堯贈也亦甲申遊杭所得凡三石一
爲宋欵次爲瓶研此其三也從子亮功爲予銘且序
曰叔父得端谿舊坑石子方六寸四周天然面浮蕉
背綠文如畫工所設遠山者有眼半啣文上如隔山
待月方過此嶺文左可着瀑瀑痕初溢如山雲欲雨
坡陀滃鬱或旁注眼上則翳月微露清光猶見也因
以山高月小名而命宜銘銘曰秋月明秋山橫壯士
遇之悲生反謂秋氣之無情乃有怨怒愁痛之聲秋
月爲之低昂秋山爲之不平化怪石如肝脾以成雕
琢之奇山鉉月角融結而入乎文字聲詩使天陰欲

雨庭無月時借置吾廬爲苦吟資久假不歸抱墨淋
滴頓首陳詞曰宣欲之叔父其撚須一笑而許我分
癡乎此銘久失之研亦從村友散亡流轉至自牧乃
割贈時從子壻徐大竹適至於舊篋得亮功遺稿一
帙見畀此銘在焉遂勒之又一段奇事也

往時交遊道盛余與陸文虎梅朗三數子獨有研
好所畜多絕品外舅葉六桐先生友人王子樹皆
官粵中不能致片石最後萬履安以曹秋嶽之力
搜訪亦未見有余敵者亂後雲煙過眼一時交遊
亦零落爲異物余從樵人瀑布嶺下拾土題名而

已因歎交遊之盛衰關於世運之升降而硯石之聚散又關於交遊之盛衰如李格非之記名閣一例也讀語谿呂用晦友研堂記朱鳥欲來關塞且黑毒龍未怒環劍可求耿耿者久之信有生習氣之不易除也雖然用晦之友卽吾友用晦之硯卽吾硯往時之盛蓋庶幾復見之契弟黃宗羲跋

井田硯似

亦有村莊亦有沙磧出曰：市曰：尺禮耕不種些穉仁獲舍猶誰歟
吾嘗居石陳信謹賦亦勤斯也記前大夫
故古傳也之去畫為井字
其式先君子所到世記尾公記

題錢湘靈和陶詩

和陶始東坡山谷稱其出處不同氣味相似此山谷
阿所好耳氣味那得似淵明有所不可者也東坡無
所不可者也平生沾沾於升沉得喪之際鬱勃輪囷
孤憤懣恨一變而爲禪悅爲神仙方技爲任俠爲滑
稽爲飲酒近婦人爲排闥縱橫之說以無所不可爲
達正有大不達者存也其和陶也游戲韻脚亦無所
不可中之一耳後人沿而和焉是又刻東坡之舟也
然吾得一人焉爲張北山北山當德佑以後徵書至
門遺民瀾倒如平仲文海幼清子昂諸人皆不能自

立獨北山堅拒以東海大布衣終其身可謂得義熙
之志矣和陶雖在東坡後而有所不可卽居東坡前
可也自餘和者皆非和陶乃和蘇耳虞山湘靈乍嬰
塵網旋返自然澡雪氛垢快然可無遺憾殆天所以
成其和陶乎宜不得比東坡之達也讀其詩寄託高
遠脫去纏索其於古人固有曠世合節者矣獨其於
有無不可之間爲陶乎爲蘇乎認得淵明千古意南
山經雨更蒼然此在湘靈自勘之余固不能辨也

題高虞尊壽像贊

凡今幅巾不耐澹薄望火日游其狀磊落佛門兒孫
侯門翼角不知其隱安問其學歸然此老冰懸雪壓
雙趺憑然八字着腳後未或知曩則已確其圖可傳
斯名不作

自題僧裝像贊

僧乎不僧而不得不謂之僧俗乎不俗亦原不可槩
謂之俗不叅宗門不講義錄既科頃之茫然亦戒律
之難縛有妻有子喫酒喫肉奈何衲襪領方短髮頂
秃儒者曰是殆異端釋者曰非吾眷屬噫東不到家
西不已宿何不袒裳以遊裸鄉無乃下喬而入幽谷
然雖如是且看末後一幅豎起拂子一喝曰咄嘮叨
箇甚麼都是畫蛇加足

書舊本朱子語類

壬辰夏買此書爲書船所欺自三十一卷至六十六卷俱闕而自此本至末凡十本又重出全書中又多爲庸妄人所批抹侮聖人之言小人而無忌憚至此每展閱時恨怒無已書此示兒輩讀書無論聖言當加敬畏卽古人文字亦不得輕肆動筆且以戒與書客買書當綱對卷葉翻看污損勿輕信而怠忽焉也

書大學切己錄卷首

江西有程山一宗皆以隱居講學爲事有南豐謝秋水名文洊著大學切己錄自序謂向宗陽明力否朱子其實並未曾讀朱子書惟據先入之言幾成黨同伐異之見至乙未閱李寅清大學稽中傳丙申始取朱子書讀之乃著此書然仍皆調和兩是之說未可謂之曾細讀朱子書也蓋先入之害如此

識碧山學士傳稿後

右先外大父學士葵陽先生文稿年遠散軼據陳百
史五十大家本僅三十餘首後四世孫相如從友人
處得十許首又從桐鄉錢蒼城得其婦翁姚北若所
藏本十許首最後四世孫騎出舊刻宦稿訂定數首
共五十八首而諸改墨爲程者不與焉按先生文凡
三變初爲渾灑踔厲驚世之文嘉靖辛酉甲子問風
氣冗弱茅葦彌望先生與同里趙玉虹獨勉爲古學
救之以精練典則會隆慶改元釐正文體遂以第一
人舉于鄉辛未後文體復振皆先生力也庚寅歸里

與門生子弟論學不少倦而文益簡淡高遠今集中
所載多後兩變作也海內過其門者無不成名士如
會稽陶望齡晉陽王濬初華亭董其昌同郡朱國祚
陳懿與馮夢禎諸所陶鑄甚衆先生初入翰林爲館
課輒傾其曹同館雖前輩無敢雁行而先生又嚴峻
好直言遂爲時貴所忌萬曆戊子主順天試取王錫
爵子衡爲榜首第十名李鴻又申時行之壻也言者
遂以攻先生下廷臣覆試至再諸生友皆如格事乃
白然先生遂自劾求斥慰留再四疏上上竟告疾歸
先是丁丑會試張居正欲以子嗣修相屬先生堅避

不入簾爲江陵所領以故久不遷夫不肯趨附薰灼
之江陵而私調停畏蕙之太倉長洲固有以知其不
然也然先生終拂衣不起絕無顧戀營冀之情其名
節自重如此竊論先生之文上裁嘉靖以前之迂蕪
下截萬曆以下之俚怪酌乎古不入乎時三百年文
運之正中極盛也編脩時疏正文體謂必先端士風
士風倒瀾欲正無繇因陳六事曰去浮靡止奔競明
是非禁佞諛禁黨錮禁清談啟禎間事無不灼見嗚
呼誠得行其言豈止文字無末流之禍哉外孫呂某

謹識

跋八哀詩曆後

汪孝廉魏美

陳晉州士業

申山人自然

錢宗伯牧齋

王先生子文

劉先生伯繩

黃孝廉季真

仁菴義禪師

黎州八哀詩余同哭者只牧齋魏美耳然伯繩余所願見甲辰將渡江而不果識其子子本於杭前年黃木正寄詩於余得聞其父孝廉之風子文則立谿烏石數爲余寄問焉山人之死友又余之舊也是皆宜哭不當以識不識異今年求宋元集於晉州晉州雖亡不可等之路人惟於仁菴無淚焉嗟乎年

年

幽草無銘甲拜乙號荒臺有記耿寒燈於霜木許故
劍於南枝其聲光氣力能使後世惻愴如見而況於
余乎南陽某謹跋

書西樵兄遺命後

此先兄十一年前書留篋中者也甲寅八月十六日
午兄病革命簡以付某及平生事略數紙曰爲我善
成之問家事曰不必言嗚呼此非明於義利邪正之
辨豈易及此以視世之名爲士大夫而惑於禍福死
生佞佛乞靈甘於叛聖而不顧者其智愚賢不肖相
去何如也諸子孫豈惟恪遵更當推明此意於爾身
爾家一言一動必懷義而去利守正以闢邪庶不忝
爾所生哉甲寅八月廿八日弟某拭淚謹書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六終